

# 中譯本導言

## 如何肯定上帝的真實？

郭鴻標

香港建道神學院張慕璇教席教授

### 一、引言

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是當代德國神學界甚至國際神學界的大師。如果翻閱介紹當代神學的書籍，沒有一本可以略過潘能伯格。

筆者準備首先介紹論述潘能伯格《系統神學（卷一）》最有代表性的德語及英語人物與著作，讓讀者可以知道學術界如何評論潘能伯格《系統神學（卷一）》。德語世界方面有米勒（Gerhard Ludwig Müller）於一九九〇年寫於一篇詳細的《系統神學（卷一）》書評。<sup>1</sup>文茨（Gunther Wenz）是潘能伯格於慕尼黑大學教席接班人，於一九九四年寫了一篇《系統神學（卷一）》簡單書評，指出潘能伯格的神學起點是反對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的存在主義神學及巴特（Karl Barth）的辯證神學，因為兩者都屬於非歷史性的信仰主觀詮釋。潘能伯格神學鮮明之處是重新引用「普遍歷史」（Universalgeschichte）觀念作為演譯上帝啟示的媒介。<sup>2</sup>嚴格來說，這兩篇書評

1. Gerhard Ludwig Müller, 〈潘能伯格的系統神學（卷一）構思〉（Pannenbergs Entwurf einer Systematischen Theologie (I)），載《神學評論》（Theologische Revue, 86 [1990]），頁 1-8。

2. Gunther Wenz, 〈信仰的理性〉（Vernunft des Glaubens），載《時代轉折》（Zeitwende, 65 [1994]），頁 188。

學家是德國人，即使說漢語的讀者也能讀英語譯本，亦只能夠觸及有限被譯成英語的部分。如果要能夠明白德語神學家的心靈世界，無可避免地必須仔細讀德語的原著。筆者有機會從一九九一至九七年在漢堡大學跟隨菲舍爾（Hermann Fischer）進行博士研究，探討潘能伯格基督論由歷史為主發展到以三一論為主的過程。<sup>6</sup>在論文寫作末期，筆者覺得潘能伯格的思想有前後期的現象，但是沒有信心作出結論。在思想翻來覆去之際，腦海裏浮現一個意念，直接訪問潘能伯格。在訪談間，潘能伯格坦然承認思想有前後期的重點，不過沒有任何不一致的情況。筆者獲得思想上的肯定，順利完成論文。學成返回香港後把出版的論文寄給潘能伯格，他回信表示讚賞，同時提出一些修改建議。當時，筆者覺得他有自圓其說的嫌疑，不能接受筆者有根有據的批評。十四年後重讀潘能伯格的信件，對他的自我解說有更多理解；不過潘能伯格認為筆者誤解他的觀點，這部分筆者卻沒有被說服，將會在本文第四部分交待。筆者絕對不敢妄自誇大為潘能伯格專家。一方面因為筆者在這十四年間開發其他神學家的研讀和寫作計劃，期間關於潘能伯格的著作只是在一九九九年發表過一篇漢語文章，在二〇〇七年英國神學研究學會（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ology）年度會議上發表過一篇英語文章。<sup>7</sup>另一方面因為潘能伯格的神學博大精深，廣泛引用兩千年來神學

6. Benedict Hung-biu Kwok (郭鴻標)，《從以歷史為根據到以三一神學為根據的潘能伯格基督論》(Von der historisch zur trinitätstheologisch begründeten Christologie Wolfhart Pannenbergs; Ammersbek bei Hamburg: Verlag an der Lottbek, 1997)。

7. 郭鴻標，〈潘能伯的神學思想及其對華人宗教文化處境的啟迪〉，載鄧紹光編，《柯布、潘能伯、侯活士與當代華人處境》（香港：信義宗神學院，1999年），頁51-92。及氏著，〈潘能伯格對基督論的關注點變化〉(A Reflection on Wolfhart Pannenberg's Change of Focus in Christology)，載《建道學刊》28 (2007)，頁33-48。

和哲學資源，思想深度令人讚嘆甚至着迷。筆者提醒自己本篇導言的目的是幫助讀者與潘能伯格《系統神學（卷一）》進行思想交流，並非要讀者接受筆者眼中的潘能伯格。因此，筆者引用德語及英國學術界對《系統神學（卷一）》的評論，希望增加這篇導言的客觀性。不過，一篇導言純粹報導別人的觀點，留存的價值有限。筆者嘗試在這篇導言裏面，提出一些個人評價，這些評論可說是筆者經過多年來神學思考過程中的成長，逐漸孕育出的對潘能伯格神學的見解。筆者會從五個方面幫助讀者進入《系統神學（卷一）》：第一，從潘能伯格自己的文章、著作介紹《（卷一）》的思想背景；第二，潘能伯格的公共神學；第三，神學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第四，啟示作為歷史與啟示作為上帝的話。第五，潘能伯格的神學對漢語神學的啟迪。

## 二、從潘能伯格自己的文章、著作介紹《系統神學（卷一）》的思想背景

筆者選擇首先從潘能伯格一九八一年為「我的思想如何改變」（How I change my mind）的神學家思想系列所發表的文章開始，讓潘能伯格的自我描述來引導讀者的思想。《系統神學（卷一）》德語版於一九八八年出版，當然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之間，潘能伯格曾經出版和發表不同的書籍與期刊文章，探討過不同課題。如果研究潘能伯格神學思想，絕對不能夠局限於《系統神學（卷一）》，而是必須觸及他的其他著作和課題。但筆者考慮本篇導言的性質，所以就選擇集中《系統神學（卷一）》部分的解說，當然潘能伯格的思路及思考背景將會是認識《系統神學（卷一）》的基本知識。

潘能伯格一九八一年在《基督教世紀》（*Christian Century*）雜誌撰文〈上帝在歷史中的臨在〉（God's

Presence in History），介紹了自己的思想發展軌跡。潘能伯格表示，一九五九年發表的文章〈救贖事件與歷史〉（Redemptive Event and History）反映他的神學正在演繹《舊約聖經》對「真實」（die Wirklichkeit, reality）作為上帝與被造者互動的場景。他接受《舊約聖經》老師馮拉德（Gerhard von Rad）的觀點，認為歷史與終末以及上帝與歷史並非對立，並引申到《新約聖經》研究上，探討猶太人的終末論。同時，他亦從基督教歷史傳統裏發掘人類接觸上帝的經驗，建構他的神學。<sup>8</sup>他表示雖然自己的思想經過不少轉變，但是認為歷史與終末及上帝與歷史並非對立的觀點，一直沒有改變。他描述了自己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顯現節時歸信上帝的經歷。一九四七年他開始讀神學，對巴特強調上帝啟示的主權十分認同，但是覺得巴特尚未解釋上帝啟示與人類經驗和哲學反省的關係。在啟示觀方面，潘能伯格就趨向用「類比」（Analogy）處理哲學與神學的課題。當在海德堡進修的時候，他從教父學的學習中更確定哲學與神學不能分割。老師馮拉德講授《舊約聖經》，使他領會到《舊約聖經》的上帝是臨在被造的世界及進入以色列人歷史的上帝。洛維特（Karl Löwith）的歷史哲學課則引發他對歷史意義的探討。他形容自己神學思想的轉折點就是對上帝真實的課題產生濃厚興趣。他並不滿足於梳理《聖經》的經文義理，亦不滿足於哲學上對上帝的論證，他希望從歷史研究上發現上帝的真實。他受到馬丁·路德思想的影響，認為上帝並非直接地臨在被造的世界；卻是隱藏地臨在歷史的獨特事件中。因此，歷史是上帝啟示的場景。潘能伯格並未跳出歐洲中心或者進入非西方歷史研究的角度詮釋人類歷史的範圍。他主要思考《舊

8. Wolfhart Pannenberg, 〈上帝在歷史中的臨在〉（God's Presence in History），載《基督教世紀》（Christian Century），11 [1981]，頁 260。

約聖經》的歷史神學與耶穌基督的位格與歷史的關係，作為發展一種重視歷史的神學，<sup>9</sup>結果提出了「啟示即歷史」（Offenbarung als Geschichte, revelation as history）的觀念。潘能伯格指出，他同時開發系統神學其他課題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類學研究。他重視從不同學科的角度探討人類學，由於他要探討「真實」的課題，很自然就觸及科學，同時無可避免地要討論人類理性的課題。神學老師施林克（Edmund Schlink）引發他對普世教會學（Ecumenics）的興趣，影響他日後對羅馬天主教神學的研究及提出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對話。潘能伯格表示，上帝在耶穌基督的啟示應該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理解的，同時基督信仰亦應該是理性的。<sup>10</sup>潘能伯格這篇文章的重要性是，他自己對自己思想發展歷程做了一種解說。從這篇文章裏面，我們可以知道潘能伯格神學思考的起點和重點。對筆者來說，文章總結部分有兩點更加重要。第一是他表示上帝論是他於一九八〇年間一個核心課題。第二是他對自由主義、民主等理念沒有了從前的樂觀態度，因為他早於一九六六年發現歐洲的學生革命運動的非理性部分正在塑造歷史，甚至近年西方的衰落亦反映人類的限制。雖然潘能伯格沒有對人類歷史走向的課題多加解釋，但是他表示，面對一個不能肯定的未來，縱使社會或者政治的解放未必可以解決人類問題，宗教卻可以提供出路。<sup>11</sup>

既然潘能伯格於一九八〇年前後開始深入思考上帝論的課題，究竟我們能否從他的其他作品裏發現他的上帝論的思考方向，從而更加明白《系統神學（卷一）》的上帝論內容呢？筆者認為可以。對潘能伯格來說，上

---

9. 同上，頁 261。

10. 同上，頁 262。

11. 同上，頁 263。

帝論與人類生存意義的問題連在一起，他指出蒂利希（Paul Tillich）將個體的意義建基於無條件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中，「終極關懷」就是意義的根基（ground of meaning）。同樣，弗蘭克爾（Victor Frankl）提出尋找「無條件的意義」（Über-Sinn, unconditional meaning）。這恰好是現代社會面臨意義失落的局面，人總是切法尋找意義所在。<sup>12</sup>潘能伯格關注意義的問題是關注歷史課題的延伸，歷史可以分為史實（Historie, historical fact）與事件意義（Geschichte, meaning）。潘能伯格的歷史詮釋學反對將史實與事件意義分開，堅持事件意義必須有史實基礎，同時在意義的傳統（history of meaning）的框架裏面詮釋。潘能伯格提出「啟示即歷史」觀念，把耶穌基督復活事件置於猶太天啟運動的意義傳統下詮釋。筆者認為，潘能伯格探討意義的進程並非停在這裏。他進一步問，《聖經》記載的耶穌事件究竟是語言文字本身就具備意義，還是由另一個基礎賦予它意義呢？這是一個詮釋學裏的語言哲學問題，潘能伯格問，究竟《聖經》文本的語言結構本身包含意義讓讀者發現，還是讀者創造意義呢？<sup>13</sup>潘能伯格認為，文字承載意義（Bedeutung, meaning），句子承載意思（Sinn, sense），句子的意思不能脫離文字的意義，文字的意義總的來說是在句子的整體中被理解的。面對意義危機，意義必須先於人的發現而存在，必須在一個整體中被理解。如果對人類歷史進行思考，歷史的意義必須於歷史終結的時候來定斷，而歷史的意義不能純粹從人類歷史本身來決定，因為上帝是介入人類歷史的上帝。如果單從人的主

12. Wolfhart Pannenberg, 〈意義、宗教、上帝問題〉（Meaning, Religion, and the Question of God），載Leory S. Rouner編，《宗教式的知》（*Knowing Religiousl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85），頁153。

13. 同上，頁154。

體性出發探索人類歷史的意義，將無法顧及人類的整體。因此，潘能伯格認為，意義的問題必須在上帝論裏面尋找答案。<sup>14</sup>

以上的交待確實可以解釋為甚麼潘能伯格由人類學的科際對話、科學和理性的討論，轉到上帝論。同時，這種上帝論的思考與歷史觀、終末論一脈相承，十分合理。值得追問的問題是，為甚麼《系統神學（卷一）》裏面的上帝論主要是三一論的論述呢？當然，《系統神學（卷一）》是一部教義學作品，必然根據基督教三一論處理上帝觀。不過，這樣簡單的回答無法反映潘能伯格的思考歷程。筆者選了潘能伯格一九七七年發表的一篇德語期刊文章，說明潘能伯格走向《系統神學（卷一）》三一論的思想歷程。這篇文章的開始部分提出歷史事件無意義（Sinnlosigkeit, meaninglessness）的現象與洛維特的歷史哲學思考。然後提出「真理」（Wahrheit, truth）的問題，可說是把對意義的探索推到一個新高點。如果意義的問題，建基於上帝論，究竟這個意義是否「真理」呢？<sup>15</sup>這個歷史真理與上帝的問題，令潘能伯格進入對上帝存有（Sein）的思考。潘能伯格提出一連串相當重要的問題：如果真理是歷史性的，我們如何思想上帝作為歷史的真理呢？上帝作為歷史的真理對上帝的存有究竟有甚麼影響呢？我們是否要思想上帝在歷史中他自己的行動裏呢？究竟上帝的行動範圍有多廣呢？究竟上帝的行動所建基的上帝與被創造的世界的關係是怎樣的呢？他的真理，即是他全能的行動於歷史過程的終結最終戰勝

---

14. 同上，頁 164。

15. Wolfhart Pannenberg, 〈歷史的上帝——三一上帝與歷史的真理〉（Der Gott der Geschichte. Der trinitarische Gott und die Wahrheit der Geschichte），載《宣教與教義》（*Kerygma und Dogma*, 23 [1977]），頁 81。文章見於Wolfhart Pannenberg, 《系統神學基本問題：論文集（卷二）》（*Grundfragen systematischer Theologie: Gesammelte Aufsätze Band 2*; Göttingen: V & R, 1980），頁 112-128。

德語神學家有濃厚興趣，但是漢語譯本的種類仍然有限，讀者只能夠接觸到這些神學家思想的某些方面。筆者認為，這批德語神學家不僅是文化神學家、哲學家、或者公共神學家，同時亦是教會神學家。強調這批德語神學家是教會神學家，並非標榜他們的宗派性。他們都有廣闊的胸襟，對天主教、東正教與更正教有正確的了解，他們界說教會神學的時候，儘量公允地對待有異於自己的傳統。潘能伯格是信義宗神學家，但是他明確地推崇中世紀神學，認為中世紀神學對神學與哲學、啟示與理性的關係有重要貢獻。他的博士論文及教授資格論文都是與中世紀神學相關。他描述自己的神學超越信義宗的狹窄範圍，並且與普世基督教的大家庭接軌。<sup>49</sup>潘能伯格的神學源自歷代基督教神學傳統，有路德的十架神學，也吸納了天主教自然神學的優點。他的普世教會合一精神立根於德國信義宗教會，卻不自限於德國信義宗教會。他強調的是，上帝是進入人類歷史的上帝，上帝在歷史的耶穌裏啟示，被記錄下來成為上帝的說話。潘能伯格認信耶穌基督乃上帝兒子，為世人犧牲，受死、復活、升天，在這個基礎上面他進行真理的探索之旅。

## 七、總結

潘能伯格認為神學與哲學不能分割，神學家不應隨便否定哲學和科學的研究。究竟我們如何確知《聖經》裏面記載的歷史事件真實性呢？我們首先要有信仰，然後需要理性解釋。有些人認為首先要有完滿的理性解釋，才能夠進入信仰。筆者認為潘能伯格十分重視理性，

49. Wolfhart Pannenberg, 〈小自傳〉(An Autobiographical Sketch), 載Carl E. Braaten & Philip Clayton編, 《潘能伯格的神學——美國十二篇評論並附潘能伯格的自傳短文以及對評論的回應》(The Theology of Wolfhart Pannenberg. The Tweeple American Critiques, with an Autobiographical Essay and Responses; Minneapolis: Augsburg Publishing House, 1988), 頁17。

並且努力建立一套合符理性要求的神學；不過他並非藉着理性的解說證明上帝的存在。他經常強調，在歷史終結的時候，上帝就會完整地自己證明自己的真實。對於漢語讀者來說，《系統神學（卷一）》代表著一位歐洲神學家用歐洲人的眼光論述基督教真理。潘能伯格清楚意識到這個現象，他表示歐洲基督教只是全球基督教大傳統的其中一部分，<sup>50</sup>他寫作《系統神學（卷一）》的目的，是希望促進全球基督徒的合一。<sup>51</sup>潘能伯格在一九九八年給筆者的信中鼓勵第三世界地區的人投身神學研究，讓上帝的真實能夠被世界上各民族認識，筆者深信，潘能伯格是一位尊重中國文化的歐洲學者。筆者不能要求潘能伯格懂得中國哲學、中國宗教，但期望漢語讀者能夠從潘能伯格的《系統神學（卷一）》獲得啟迪，從歐洲神學傳統吸取資源，思考中國文化、哲學、宗教的課題。

最後，這篇導言裏沒有開展對潘能伯格三一論的介紹，並非這個課題不重要，相反，三一論是《系統神學（卷一）》的重要部分，位於全書六章的第五章。但考慮到這篇導言的重點，所以筆者集中介紹書中關於真理、上帝啟示的部分，希望能夠引起讀者的興趣，並且提供基本的指引，讓讀者能夠在閱讀過程中減少困難。祝願各位讀者能夠由理解開始進而達到與潘能伯格思想對話和交流的境界，繼續思考潘能伯格留給世人的神學課題。

---

50. 同上，頁 18。

51. Pannenberg, 《系統神學（卷一）》，頁 10。